

正言出版
I

這時代

短篇小說集

羅洪 著

正言出版社

這 時 代

著 洪 羅

正 言 文 藝 叢 刊

第 一 種

版權
所不
有翻
印准

這時代

(短篇小說集)

羅洪著

實價法幣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初版

發行者

正言出版社

上海福州路三四二號
電話九四九一五

印刷者

華豐印刷鑄字所

這時代目錄

友誼		一
王伯炎與李四爺		二五
車站上		六一
這時代		八一
鄰居們		一〇五
雪夜		一二九
魔		一五五
晨光裏		一八一

友誼

徐兆璋從三輪車上跳下來，把兩大包東西放在門口，便按着電鈴。看他那種志得意滿的樣子，不是買到了什麼珍奇的東西，就是佔到了什麼便宜。可是徐兆璋現在闊綽得很，買東西要挑選上品，也決不貪圖小小的便宜。就付車錢吧，三輪車每刻鐘三十元，從百貨公司到他的家至多二十五分鐘，連酒資就給了八十。他現在化錢，祇要化得痛快，決不像從前那樣地要掂分量了。他現在最恨的是寒酸，一看見人家的寒酸模樣，他簡直要掩鼻而過。

按着電鈴的手剛剛放下，就走出一個中年的女僕來開門，大概正在廚房裏做什麼點心，兩手塗着許多麵粉。他向女僕指指地上的東西，先自走了進去。

剛油漆過的屋子有一種潮濕的氣味，他摘下呢帽隨手扔在檯上，便端相着這間客室：一套新的沙發，兩條新裱的字畫，雖然小圓檯和椅子是舊東西，也很夠體面

了，他一點找不出瑕疵。四壁還有奶油的色澤襯托着，他覺得屋子裏的色調實在柔和。

女僕關上鐵門下了鎖，把兩包東西提進來放在圓檯上，才使他從幻想裏覺醒過來。這時候太太聽到他的聲音，從樓上快步走來，笑吟吟地說：

『我的東西呢？你沒有忘記吧？』

他解開繩子，把一小包東西先遞給她，可是打開另外的一包說道：

『你看這一套烟缸好不好？還有一套杯子，又漂亮又大方！』

『好，你買的那裏會不好！早說你要買這許多東西，為什麼不帶我一道出去呢？兩個人的意思，總比一個人的好些！你就是這個脾氣——最高興獨個兒去偷偷摸摸的……』

徐兆璋忍不住撲嗤笑了一笑，『這是什麼話啊？』他說，『好好，別使性子吧，偷偷摸摸去買點東西，難道該担什麼不是？』

太太是瘦長個子，彷彿飽經了憂患似的；但從她臉上擦的那許多粉，搽得那麼紅的胭脂看來，至少目前的生活很夠幸福。她聽了丈夫的話不接腔，愛理不理地打開她自己的小包子，用眼睛瞟瞟他。

可是她突然想起了什麼，急急地說：

『陳先生打過電話來，偏偏你又不在家裏！』

『是陳仲年啊！糟糕！我找了他兩天沒有找到。好容易他打電話來，我又接不到！』徐兆璋說着。表示無限的遺憾。

『他要你晚上七點鐘打電話去。你說那天請他吃飯呢？』

『再過三四天吧，正式的已經請過了，我想約他到家裏來便飯。』說到這裏徐兆璋抑低了聲音：『他哥哥是大華廠廠長，大華有三個分廠，他叔叔又是上海絲業的有力份子。我幹這種買賣本來是外行，不能一直靠運氣，總得拉幾個有實力的，必要的時候也好幫一手。』

原來徐兆璋剛在去年發了財，今年才頂了這幢房子。雖然屋子小，弄堂也不寬敞，又沒有衛生設備，但有一個電話，他就決心頂下了。太太反對，以為這樣的房子也不用九萬，徐兆璋却認為這年頭有了錢頂不到房子的人正多着，有電話的房子更不容易，就不顧她反對，拿定了主意。結果連同刷新修理，也化了十一萬。生平沒有獨家住過一幢房子，他已經心滿意足了，太太咕嚕的時候，他就用申斥的態度說：

『能夠舒服了，又計算這些做什麼呢？現在這時候本來莫明其妙，錢來得容易，那就樂得用得舒服！』

太太給他說得沒有話，也就依從了他的主意。戰爭經過這幾年，她實在也苦夠了，一個亭子間，住着大小五個人，三個孩子吵得她頭腦發昏。物價一年比一年漲，他們的生活當然越過越難，寒酸得簡直不成個樣兒。到去年，徐兆璋覺得再也忍不下去了，單靠薪水實在不能挨日子，於是他發狠舉了兩萬元的債，跟着人家做

點國貨生意。轉輾獲利，到今年春天便賺了二十萬！他將本錢收回之後，更放胆做去，獲利也就更厚了，相隔一年，物價高漲二十多倍，他適逢其會，正碰到這個上漲最厲害的年頭。

從此他的態度就完全變了，他的太太也像他一樣容易轉變，好像全部忘記了他們窮困的日子，討厭別人寒酸，討厭別人愁窮說苦。他們已經在生活上有了墊腳石，好好做去，不致于再把一家人關在一個亭子間裏。

現在徐兆璋從匣子裏拿出一隻小小的檯燈，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天使，手裏握着一根玉杖，這杖的一端就是一盞玲瓏的小電燈。

『這小檯燈安放在床頭是最好。』他一邊說，一邊把它送到太太面前。

太太正想說話，有人把外面的鐵門搖動作響，同時還有一個低低的聲音問道：『徐家是不是這裏？』

她站的地位比較近，便返身出去，但立刻又躲閃回來，輕輕地向他說道：『是

李少卿！』

『他怎麼會找了來呢？聽說他潦倒得很。那怎麼才好，給他看見境況太好了，也不大妥當。』徐兆璋簡直有點兒着急。

外面鐵門碰得正響。

太太骨碌着一雙眼睛，立刻想到一個好辦法，叫徐兆璋先帶一部分東西溜到樓上去。不必見他，她去向姓李的說，祇能從後門進出；那麼李少卿把半個圈子兜過來，眼前這些東西可以收拾清楚了。果然她走了出去，故作驚奇地看見了李少卿，然後說道：

『啊呀，是李先生，祇能委曲請後門走了；前面鑰匙歸二房東帶着，他們全家出去了，抱歉得很！』

李少卿答應着，祇能再找後門。等他進來的時候，徐兆璋新買的那些東西早已收拾清楚，她站在樓梯腳邊，陪笑說：

「他們不在家，就借在這裏坐坐，比較舒服。」

她把李少卿讓在一張沙發裏坐了，便開始用敏銳的目光向客人搜索。李少卿的潦倒分明已經刻在臉上，鬚髭超過了應有的長度，那件夾袍子上有幾塊油垢，雖然有一臉溫雅的笑，也掩不了這些。

她又忙着去吩咐女僕泡一杯茶，笑着對客人說：

「好久不見，李先生神色還是這樣的好。」

「那裏那裏，這年頭兒打發生活不容易，人也頹唐多了。知道府上搬了新地方，特地來找兆璋兄談談，想來近幾年他非常得意的。」

「真對不起，兆璋出去了。李先生說得好，他那裏談得上得意呢？這幾年折騰夠了，天天吃紅米飯苞米粉的日子也嘗過——」

李少卿笑了一笑，打斷她的話頭說道：

「現在好了，聽說兆璋兄手面很靈活了，做朋友的人彼此巴望飛黃騰達，聽了

心裏真高興。」

徐太太一驚，李少卿分明話裏有話。

『謝謝李先生的好意，』她說。『不過兆璋這個人脾氣怪，又不會交際，要說靈活就弄得遠了。自己沒有辦法的時候，甯可咬住牙關，又不肯隨便動動心思。』

李少卿的險色也變了一變，他喝一口茶，好像品着茶的滋味，也似乎品評着她這句話的意味，隔了一會才說：

『嫂夫人說得不錯，我和兆璋兄多年朋友，也不會不明白。記得戰事初起的那年，大家逃難出來，兆璋兄失業，苦悶得很，我爲他奔波了半個多月才找到榮記公司的事情。我看他困難，借給他一百塊錢好買點油米煤球瑣屑東西，他還推讓了好幾次呢。』

徐太太笑着，沒有就說話；她看看李少卿那件漬着好幾塊油垢的夾袍子，好像把過去的事全忘了，淡淡地說：

『日子真快，一霎眼又是好幾年了。』

『不是嗎？近三四年來，我住在鄉下的日子多，跟兆璋兄難得見面了。我家裏連遭不幸，說起來真是傷心！』李少卿說到這裏又喝一口茶，茶杯在手裏逗留了一分多鐘，然後悵然地站起來說：『兆璋兄回來請嫂夫人替我候候他，改一天我再來拜訪。』

『不敢當，李先生，老朋友那裏要這樣客氣呢？』她雖然含笑說這句話，却笑得那麼冷淡。

『我有點事情要跟兆璋兄商量。』

她支吾過去。沒有接腔，把客人送走了。她討厭這個李少卿，以前她丈夫潦倒的時候確實由李少卿介紹過職業，也確實由李少卿借過錢，然而這些事情已經好幾年了，不是李少卿自己提起，她簡直已經全部忘記；而且現在境況寬裕了，她正在討厭別人有寒酸氣，李少卿偏偏把這些舊話提起，她覺得很不痛快！她氣沖沖地奔

到樓上，自鳴得意地對她丈夫說：

『幸而我叫你不見他，樣子潦倒得很，說是改一天再找你！』

『說起來呢，李少卿也可憐。他以前曾經借給我錢，爲我介紹過職業。不過我在榮記公司裏拿到第一個月的薪水，就把他的一百塊錢還了。他現在開口，我當然不好意思不借給他，而且完全是幫忙性質，還不還隨他的便，天底下再漂亮的事恐怕沒有的了！』他那得意的樣子，彷彿是一個慈善爲懷慷慨解囊的義士。

這夫婦倆都健忘得很，他們忘記了如果李少卿那時不熱心爲他介紹榮記公司的事，他們也許會窮困到一種不堪設想的境地；如果李少卿不自動借給他們一百塊錢，徐兆璋抵押在當舖裏的袍子無法贖出來，衣裳太破了也不好意思上榮記去辦公；家裏也無法購藏起幾斗的米，買一二担煤球，不必每天一睜開眼就愁這些東西，拉拉扯扯臨時想法過日子。

『他先不漂亮，幫了一點忙就好幾年掛在心上，故意提出來說說，怕我們忘

了；我才不高興——不高興對他漂亮！爲什麼不要他歸還呢？善門難開，幫忙朋友也有一個分寸呀！』她瞟着丈夫說。那種氣概簡直像家裏黃金累累，有好幾千萬財產。

『等他來的時候再說吧，這種小事情又何必放在心上呢！』他擺設着那隻小檯燈，那個小天使太可愛了，他擺定之後，又伸手去撫摸一會。

這一天天氣好得很，徐兆璋夫婦清早起來便非常着忙，把一個女僕指使得腳都站立不穩，一面在廚房裏忙，一面又給太太吩咐到樓上去。剛拿了一件東西，太太又想起了另外一件。太太也在廚房裏幫着擠蝦仁，收拾魚唇海參，可是一想起什麼事就丟了往外走，看看客堂裏是否佈置得整齊；還沒有上學的那個孩子跟在她旁邊，知道今天有客，一定有什麼新鮮玩意，孩子就不願意離開她一步了。她兩隻手弄得油膩膩的，走到客堂裏細模細樣看了看，向徐兆璋指點着說：

『兩個鏡框子掛得太低了，不大——不大雅觀！』她竭力想裝斯文，好容易想

到了這兩個最適當的字。

丈夫雖然願意聽從她意見，可是囁囁嘴說：

『沒有辦法呀，這屋子四壁沒有釘上細木條，並無掛對聯、鏡框的設備，這就難了。我敲上兩個釘子，牆壁上已經剝落了兩大塊，如果再換地方，又要剝落兩塊！算了，就低幾寸，也沒有關係。』

太太心裏總覺得不舒服。她回到廚房裏看看那隻燉着的母雞，又想到四碟子糖菓還沒有裝好，便飛步跑上樓去。她一路咕嚕着，應該再添一個女僕，那麼小的孩子，跟許多瑣屑事情，可以給另外一個女僕擔當去了，現在這張媽做事情還認真，但總得化費她許多心機，撥到那兒才做到那兒。

祇要她丈夫的事情再做得順手一點，多雇一個女僕有什麼希奇呢？陳仲年如果能夠幫忙，在大華廠裏可以弄到優先的權利，那麼更有不少的方便。她這樣想着，心裏湧上無限的希望和安慰，這才把女僕指使得比較鬆弛了，有許多小事情她不再

勝叨。

徐兆璋也在心裏暗暗高興，他把許多希望堆在陳仲年身上；前天談了一談，覺得像陳仲年那樣的，才可以說在上海有點來歷，陳仲年本身幹的五金買賣，可惜他是全部外行，否則五金也是好生意。如果他能夠得到陳仲年的幫忙，先從化學工業的本行做起，再染指到五金這類買賣，前途就不可限量了。

他安坐在沙發裏，抽着煙，跟着那些飄忽的煙圈，他的思想和情感也游移不定，因為希望和理想太多了，一忽兒這幾個浮上來，一忽兒又有那幾個沉下去。不過這些希望現在都維繫在陳仲年身上。要在事業方面發展，可靠的友誼決不能缺少的。他認為今天請的兩位陪客也很適當，都跟姓陳的有點關係，其中一位還是介紹他和陳仲年認識的。

好容易守到十二點半，三位賓客才到齊了，大家抽着香煙，品着茶，碟子裏那些花花綠綠的糖果，已經分散在各人面前，五光十色，平添了不少熱鬧。